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Z424.9

19

:21

45

24

清文海

二十一

一冊目錄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二十一冊目錄

張遠	一	張仲質詩序	七〇
與魏叔子先生書	三	梅文鼎	七三
風俗論	七	歷法通攷自序	七五
王猛論	一一	學歷說	八〇
黃巖觀瀑記	一三	惲格	八九
陳處士傳	一五	記秋山圖始末	九一
儲方慶	一七	徐秉義	九七
秦并六國論	一九	南雷文定序	九九
豪傑亾秦論	二三	擬貞觀政要序	一〇一
高帝滅楚論	二九	孝經集注序	一〇三
七國安史合論	三一	賑饑錄序	一〇四
治河議	三四	姚端恪公文集序	一〇七
馭史議	四一	浙聞墨選序	一〇九
嵇宗孟	四三	壬午科順天鄉試錄序	一二二
閨園影賦	四五	二十一史論	一二六
崇修滕王閣賦	六〇	通鑑綱目說	一二九
毛香林詩序	六七	石鼓文辨	一二一

建文皇帝紀	一二四
雜記明太祖起事實蹟	一四一
書朱子太極圖說後	一四五
毛際可	一四九
冰燈賦	一五一
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一五三
與陳際叔書	一五六
復施愚山觀察書	一五八
上湯潛庵先生書	一六一
與顧聖郊論春秋義例書	一六三
復張石虹太史書	一六七
史同序	一七〇
春風草堂詩序	一七三
心遠堂詩序	一七六
卓有枚文選序	一七九
陳其年文集序	一八二
王阮亭詩序	一八五
送汪舟次使琉球序	一八八
歲寒堂文集序	一九二
小學衍義序	一九五
陳山堂詩序	一九八
苦錄序	二〇一
秋聽閣詩序	二〇五

問山文集序	二〇八
披雲閣詩餘序	二一一
吳山穀音序	二一四
詩經廣大全序	二一六
百石圖序	二一九
本草述序	二二二
孔子作春秋論	二二五
孔子刪書終秦誓論	二二八
子房擊秦論	二三一
洛誥論辨	二三三
廣王孟津坐懷不亂辨	二三六
嚴先生復姓議	二三九
醫說	二四一
泊菴說	二四三
三慎堂說	二四六
八簋說	二四九
彖傳說	二五一
卦變說	二五四
汴園紀事	二五七
金雪洲軼事	二七〇
萬柳堂記	二七二
重九願圃宴集記	二七五
河燈記	二七八

王文貞公傳	二八〇
西陵五君子傳	二八七
于清端公傳	二九二
汪總制公逸事狀	三〇〇
靜好集題詞	三〇五
月查集題詞	三〇七
桂蔭堂文集題詞	三一〇
書黃蘭輝公傳後	三一二
李因篤	三一五
告終養疏	三二七
與孫少宰	三二二
復李武曾	三二五
復許學憲	三二九
復許學臺	三三二
與許學臺	三三五
與渭兒	三三九
創建朝陽書院序	三四〇
許使君刊東雲雜孝廉億略序	三四四
鈕明府玉樵詩集序	三四七
雁塢題名碑序	三五一
王使君書年五吟草序	三五五
許伯子茁齋詩序	三五九
曹季子蘇亭集序	三六三

王徵君山史六表序	三六七
琴學正義序	三七三
聖學	三七六
荒政	三九一
治河	四〇五
史法	四二四
天文	四三九
鹽政	四五四
錢法	四六六
屯田	四八一
隱士莊擬山堂記	四九八
南大司空二太公傳	五〇三
王士禛	五一五
答秦留仙宮諭	五一七
答梁培	五二一
寄宋牧仲中丞	五二三
寄尤悔菴太史	五二六
西堂全集序	五二八
芝廬集序	五三一
澹遠堂詩集序	五三五
誠齋詩集序	五三九
浮園詩集序	五四三
野香亭集序	五四七

梅氏詩略序	五五一
梅厓詩意序	五五五
晴川集序	五五九
半部集序	五六三
韓白蘇陸四家詩選序	五六七
和蘇詩二集序	五七一
鬲津草堂詩集序	五七五
蒙木集序	五七八
蜀道驛程記自序	五八一
池北偶談自序	五八四
居易錄自序	五八六
國朝謚法考自序	五八九
徐高二家詩選序	五九五
華泉先生詩選序	五九八
嘉定四先生集序	六〇一
新安二布衣詩序	六〇五
李容齋相國千首詩序	六〇八
程侍郎青溪遺集序	六一三
徐閣學詩集序	六一六
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六二〇
邵子湘青門集序	六二六
五畝園雜詠序	六二九
肆雅堂詩集序	六三三

萊根堂詩集序	六三七
金素公問學集序	六四〇
雲根清壑集序	六四三
蒼雪軒詩集序	六四五
邊仲子詩選序	六四八
汪安公詩序	六五〇
研村詩序	六五三
趙怡齋詩序	六五六
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	六五八
古懽錄自序	六六一
古夫于亭雜錄自序	六六四
漁洋詩話自序	六六七
古夫于亭稿自序	六六九
蠶尾後集自序	六七二
分甘餘話自序	六七五
丙申詩舊序	六七七
東西二漢水辯	六八〇
殫錄辯	六八七
詩品辯	六八九
西城別墅記	六九一
登嘉州高望山記	六九五
遊嘉州凌雲九峰記	六九八
登渝州塗山記	七〇四

登忠州屏風山記	七〇七
登涪州北巖記	七一〇
遊萬縣岑公洞記	七一一
登白帝城謁昭烈廟記	七一六
登高唐觀神女廟記	七二四
十八灘記	七二九
遊端州七星巖記	七三二
玉泉游記	七三五
遊漪園記	七三七
泛明湖記	七四一
雙忠祠記	七四三
臺灣記略	七四九
張東谷先生傳	七五三
汪比部傳	七六〇
吳順恪六奇別傳	七六七

范先生傳	七七一
霜皋先生墓誌銘	七七九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七八七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諡文靖王公神道碑銘	八〇九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東高公神道碑銘	八二六
亡室陳孺人行實	八三九
跋兩漢紀	八四七
跋李泰伯集	八四九
跋宋名臣奏議	八五一
跋文苑英華辨證	八五四
跋江西詩派圖	八五六
跋陳子昂文集	八六二

張遠

張遠字超然，號無悶道人。福建閩縣人，僑居常熟爲贅婿。曾偶至江西南昌，題詩於滕王閣，侍郎曹溶見而嗟賞，招致幕府，廣爲延譽，於是名聲遂盛。王士禛、宋荦皆深相器重，引爲入室弟子。又與朱彝尊、查慎行等唱和。康熙三十八年舉鄉試第一，晚年官雲南祿豐縣知縣，卒於任。有《無悶堂詩集》四十卷、《無悶堂文集》一卷。亦畫，有《桐瓢掛蟬扇》畫傳世。

《謝應世集》畫事世。

謝卒於世。有《無悶堂集》四十卷、《無悶堂文集》一卷。衣畫、有
尊、查、對、計、等、即、咏。康熙三十八年舉職、第一、刺、平、官、雲、南、尉、豐、祿、映、
效、吳、子、舉、數、盜。王士禛、宋、華、皆、聚、謝、器、重、得、其人室、策、子。又與朱、
至、王、西、南、昌、張、精、休、觀、王、閣、於、明、曹、容、見、而、聖、賞、謝、廷、幕、亦、觀、其、
謝、對、字、跋、然、慧、無、悶、畫、人。謝、與、閩、人、謝、昌、常、接、為、贊、歌。曾、對、

謝、對

與魏叔子先生書

侯官張遠再拜致書冰叔先生足下。聞足下名讀足下文久矣。僻在閩中。名微身賤。不能以姓字出鄉里。家素貧也。又多患難。不能交奇人。讀異書。然竊有志于學。不肯自安庸愚。居恒自謂以爲六經之外無奇書。聖賢之外無奇士。蓋六經者。聖賢載道之文也。故曰。文不在茲乎。若世俗之所爲文者。則不然。涉獵經史。模倣章句。華而不實。博而寡要。雖窮極工巧。亦藝

焉而已。方且驕吝自肆，自以爲不朽之業。夫不朽豈易言哉？天下之最尊者莫如君，其君之不文，則不敢曰吾君之文之美也；必曰某某最親者莫如父，其父之不文，則不敢曰吾父之文之美也；必曰某某其故何哉？蓋天下有公論，必其人之文行可以信于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之人讀其書而心折之，所以可與日月爭光，不磨于天地之間，非有道之文，誰能若是耶？今觀足下之文，斐然可觀，學博而才高，有確乎不拔之操，可謂文顧其行，不朽之業矣。然竊有獻于左右者：足下交道太廣，應酬之文太多也。吾黨讀書論世，信其人必信其言，信其言必求其人。倘其人不稱其

言則人必曰文行如足下尚有無實之詞後來學者何所取信雖君子有與人爲善之旨以之誘掖警勸則可以之曲爲掄揚則不可也伏祈漸謝應酬之文爲道重文爲文自重不揣狂瞽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也遠再拜。

附答書

丁巳楊州得接先生長箋時方百冗日夜刺促未遑答報亦以一二月間便來吳門得親執手聞緒論也不意過江都聞家計踉蹌返里已無生理人事俱廢又不知行踪何所無由一展區區懷恨至今頃以疾滯金陵得邂逅藍公漪兄于篋中得讀

大作春秋詩論及監徐傳服膺之至經論典通古今裁以特識二傳寫生着筆不煩固必傳之作也雖未見君子已如面命親承矣拙集初本已成約一千四百紙不能奉正畧以近刻請教弟八月間當來吳門未知得一相見否敬託公老致此一函亦以見鄙人不忘先生蓋數年于茲耳力疾不備不莊統唯原亮。

（清康熙刻本《無悶堂集》）

風俗論

說者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文之不可復質也，勢也。世風遞降，如水趨下，莫可遏止焉。此真迂儒之論也。論世者但論天下之治不治耳。天下治則風俗淳，風俗淳則今之世猶古之世也。天下不治，則風俗漓矣。風俗既漓，卽上古之世反有不若晚近之時。古之不得不質樸，猶今之不得不文采也。今之民，古之民也。安在今之風俗不可爲古之風俗乎？是以周之不治也，淪爲春秋之世；春秋之末，蕩爲戰國，終于秦火，眞如江河之日下矣。漢起灰燼之餘，削平宇內，至于孝文，恭儉勵精，天下乂安，雞犬萬里，耄耋之夫不識

不知嬉戲若小兒狀，是其風俗有以異于成康者乎？夫春秋之時，古之時也；漢文之時，今之時也。何以古之時，弑父與君，接踵交臂，不絕于簡；今之時，夜門不閉，路不拾遺也。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治之天下，斯無不可回之風俗。後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之數君者，皆治世之君，其俗皆古之俗也。我生不辰，嘗聞長老談明之盛時，風俗淳厚，大夫士重廉恥，天子右文，四境晏如，熙熙皞皞，不異于文景也。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然則移風易俗，不限于古今，不拘于風土也。豈必茅茨不剪，太羹玄酒，老死不相往來，然後爲

上古之風也與難者曰子謂風俗不限古今理則然
已謂不拘于風土則否否南人常弱北人常強南人
尚詩書北人尚武勇故文章爾雅江之南常十八江
之北常十三余曰不然是蓋有故夫吳越甌閩非古
所謂文身斷髮黑齒彫題者與豫晉齊魯中原禮樂
之區也自吳秦伯以來南中士習漸有中國之風孫
權之時已自比侔上國逮晉永嘉之亂神州陸沉中
原墜爲蛇豕之域元帝都建康衣冠士族相率而南
目濡耳染遂以成風歷宋迄陳至于南宋復一百五
十五年衣冠文物彬彬爾雅而中原之亂始于劉石
繼以拓拔宇文藩鎮于唐淪沒于吳乞買前後數百

年不見天日，故宋文欲取河南，魏太武以爲我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所以文雅反歸江左，而椎魯乃在中原，非風土也，其所漸染者然也。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寧不然耶？寧不然耶？

(同上)